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8月9日

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石凤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王明才

去福建，第一夜是在芜湖国道旁的一家旅馆住的，家庭旅馆，小格子间。

离目的地尚有一千多公里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，又困又乏，进了房间就往床上倒，被子是湿的，不是潮，是湿，好像刚洗过。只好和衣而眠，空调根本不起作用，在被窝里直发抖。同伴本想一路开车过去，三十八个小时，想想头皮发麻，我想还是住一晚吧。

窗外的雨紧一阵、歇一阵，不知不觉中，睡着了，梦里依然在开车，动画片一样跳动。等动画片终于播完，被冻醒了，一看时间才两点多，更冷，赶紧起床。同伴也不言语，洗把脸，出门。尽管外面飘着雨，但似乎比床上暖和，车里就如天堂般温暖了。忽然想起前一夜出南京，过安徽马鞍山时是七点多钟，刚刚进芜湖，一个骑电动车的和一辆小汽车撞在了一起。电动车倒在地上，头盔掉了，露出一个小女孩的黄头发，地上一摊血，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同伴只是听我絮叨，专注开车。一路下雨，整整下了一千多公里，这样的事儿我也是头一次遇到。

到了目的地，已是夜里八点多，当地的朋友招呼吃饭。哪还有心情吃饭，只想倒头就睡。结果，提前预订的房间前台无人，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，我们在小厅里吃板鸭，喝带来的啤酒，陆续几个朋友赶来，闽南话就是另一种语言，一个字也听不懂。但觉得好玩，这语言如同唱歌，婉转、跳动，听不懂也听得入了迷。

这里曾生活过一代抗倭名将俞大猷，由俞大猷想起胡宗宪。他的第一个官职是益都（今山东青州）知县。七年后，他远赴浙江余姚任职，由青州到余姚，路线与我们此次出行有许多重叠。但1547年的出行和今天的出行相比，不再是一个概念了。胡宗宪，28岁步入官场，直到死于狱中，为官25年，因严嵩起，亦因严嵩倒，可悲。那时的文人既可提笔著述，又可提刀杀敌，俞家军、戚家军都与胡宗宪有关。这个安徽绩溪人，府上有一个著名的幕僚——徐渭，浙江绍兴人，他曾助胡宗宪擒徐海、诱汪直，在抗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徐渭，字画一流，文章一流，戏曲一流，军事亦懂，奇才。徐渭的故居我去过，在一个临河的小巷里，藏于闹市之中，小窄门，地砖上长满青苔——当年再如何狂放，如今，谁的影子也不见了。

我们的目的地出产一种特别的茶，有点铁观音的味道，但带着一些铁锈味。想起来时路上看到的红色山体，直觉上就可以判断

出这里土壤的含铁量很高。所以，建盏就产在这里。

说起建盏，当地人会提到赵佶，当然是讲他如何喜爱建盏，用来斗茶。但是，他们不说他被掳一事，也不谈他是瘦金体的创始人，更不说他的画。赵佶不过是当地人用来宣传的手段，当然无需讲蔡京和《水浒传》，更别谈《金瓶梅》，历史确实不过是一场过往，再繁花似锦，再空前绝后，再凄美如斯，不过云烟一场，抵不过人们介绍你买一把好盏的兴趣。

本地人喝茶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，因为我不懂，不敢多说。他们泡茶用盖碗，再用公道杯，再用小勺给你“淋”茶，淋到牛眼小杯子里。我禁不住起敬，因为同伴说：“像小时候家里穷，大人用小勺子给我们分糖水喝。”忽然觉得，也许就是这个道理。端起杯子，让我这样的粗人也会想起大观园里妙玉对茶的见解，看来，我们与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真不是一星半点。用来喝茶的杯子小得不能再小，越小越精致，手绘、羊脂玉瓷，端在手里羽毛一样轻，像一件被赋予了生命的器物。

第二天依旧下雨，在路边小店买了一把伞，打着伞上山。山脚下的溪水浑浊，哗哗有声，向山下看去，落差很大，百十米高，如果纵身一跳，下面的小溪接不住任何人的重量。不敢再向下望，只靠近崖壁的那一侧前行。在峭壁上，看到一棵剑兰，长得修长，美人的秀发一样垂落在山体之上。应该是开白花的。我以前在书房养了一棵幽兰，开小花，满室幽香，真奇怪那么小、米粒大的花，哪来那么大的香气。兰花是朋友送的，说是从福建的山上自己挖回来的。我很珍惜，结果开了花后，就慢慢枯了。这事我惋惜了好多年，一直觉得，如果去福建，一定到山上去挖些回来，也要送给朋友们。可惜这些天一直下雨，山路湿滑，不敢贸然上山。

下山，雨差不多停了。南方的天气也神奇，雨，说下就下，说停就停。收了伞，迎面一个穿了蓑衣的老太太，弯腰挑着一个小小的竹担，小筐里放了几把蘑菇。我好奇，随手翻了一下。老人说自己80岁了，在山上采了点蘑菇，一小袋50块，不贵。我根本不认识那种蘑菇，觉得她肯挑出来卖，不会吃死人，就买了一袋。到朋友处，他们大笑，说那老太太很精明，不知从哪里买来的假蘑菇，挑出来专门卖给我这样的外地人。我也笑，想这不过是老人的生存手段，不算上当受骗。

说“相让”

□孙贵颂



就从一起交通事故说起：某年某月某日早上，深圳的一名洗车工何某，驾驶一辆越野车在龙岗区将横过马路的女子李某碾压，李某在送医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。李某在横过马路时，先是看了一眼缓缓而来的越野车，然后缓缓往马路对面走去。此时她可能在想，驾驶员应当“礼让三先”：先让、先慢、先停。而这时何某心里可能在想：行人应当先给我（车）让路才对，于是，照常我行我素……

当双方都没有相让的意思时，悲剧发生了。

想起古代的两个故事：

韩信是西汉的大英雄、大功臣。但韩信年轻时，吃过一次哑巴亏。他的老家淮阴城里有个人无赖，有一天在闹市区相遇，看韩信腰里佩一把剑，就故意找茬，说：“你个穷小子，整天人模狗样地挂把剑，像个武士似的，摆什么谱！你要是真有胆量，就朝我身上来一剑；你如果不敢，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！”这也欺人太甚了。要知道，韩信的剑是一把真的能杀人的剑！令那个无赖和围观者都没想到的是，韩信一声不吭，竟然“嗖”地一下从无赖的裤裆底下钻过去了。无赖没有达到目的，围观的人也没有看到好戏，失望的同时，就嘲笑韩信是胆小鬼。“胯下之辱”的故事，流传至今。

与韩信的故事相似的，是小说《水浒传》中的杨志。

杨志奉命押运花石纲进京送礼，在黄河里翻了船，不敢回京，遂逃去他处避难。后来朝廷开恩赦免，杨志返回东京。因穷困潦倒，想将家传宝刀卖了。偏偏遇上开封府著名的没毛大虫牛二。他听杨志说，这宝刀有三绝：削铁如泥，吹毛得过，杀人不见血。牛二说：那好，你把我杀了看看。杨志岂能随便杀人？但牛二的泼皮劲上来了，他让杨志二选一：要么杀了他，要么把宝刀送他。杨志本来性烈如火，一怒之下，手起刀落，真把牛二给宰了。

所谓相让，从来不是双方同时各退一步。国人津津乐道的“六尺巷”故事，也是那位张文瑞大人发扬风格，先“撤让三尺”，感动了邻居，亦照猫画虎，退后相同距

离，这才成就了一则美谈。

设想杨志与牛二，如果其中一个首先退让一步，牛二不会成为刀下鬼，杨志也不会沦为阶下囚。正是两人针尖对麦芒，互不相让，才酿成悲剧。而韩信同样面对无赖，却能冷静处理，不计一时得失，不逞一时之快。何为大丈夫？能屈能伸，随机应变，方为大丈夫。在这方面，杨志比韩信差远了。

所谓：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占理，就应当坚持复坚守，要退让，也是无理一方退让。然而，韩信与无赖，谁占理？韩信占理。谁先退让？韩信先退让。倘若韩信与杨志一样，士不可辱，腰不可弯，手起剑落，无赖的脑袋当时肯定搬家，可是韩信的首级稍后也要易位，有何好处？正是韩信一低头，方有汉家四百年。

相让，只有占理一方率先鸣金收兵，才有意义。无理一方先收兵，是承认失败，反而很难做到。相让，是一种自觉，一种修养。只分先后，不分对错，甚至不论是非。

现实生活中，很多时候产生分歧或争吵的双方，实在说不清谁是谁非。有一年我去四川旅游，坐长途汽车从广元到九寨沟，领教了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我们沿着白龙江走，路这边是悬崖峭壁，路那边是万丈深渊，司机开得极为小心。忽然，前面出现一辆汽车，可能是看见了我们，率先停了下来。走到跟前时，我们的车子也停了下来。旅客都纳闷，怎么不走啊？一问，司机说：“让他先走。”有人就下车，告诉对面的司机：“请您先过。”那名司机回：“让他先过。”旅客中有精明者，发现这路太窄，两名司机都不愿冒险，于是开始僵持。这样耗费时间，旅客着急啊，就充当和事佬，分别做两人的工作，指挥这个倒一倒，动员那个打打方向。司机各自加油，重新上路。这种情况，其实没有谁该让谁的问题，只有双方好好商量。先退一步的人不是理亏，先打方向拐一下的人也不委屈。

还是古人说得好：“敬君子方显有德，怕小人不算无能。退一步天高地阔，让三分心平气和。”若能以此去处事，一生安乐任逍遥。